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Virgin Soil Upturned

被开垦的荒地

〔苏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著
鍾蒲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Virgin Soil Upturned

被开垦的荒地

〔苏联〕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著 鍾蒲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开垦的荒地 / [苏联] 肖洛霍夫著; 钟蒲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834-0

I . ①被… II . ①肖… ②钟… III . ①长篇小说—苏联—近代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3108 号

被开垦的荒地

著 者 / [苏联] 肖洛霍夫 (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
译 者 / 钟 蒲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520 千字
印 张 / 32
书 号 / ISBN 978-7-5426-5834-0 / I · 1207
定 价 / 14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蘇聯」肖洛霍夫（Михаил А Шолохов）著 鍾 蒲 譯

被開墾的荒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The Soil Upturned

by

M. Sholokhov

小序

中國從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經三十年了，新文學沒有產生一部偉大的作品；俄國從十月革命到現在，不過二十三年，而所謂蘇俄文學，十年來却如雨後春筍，單只書目都可以印成一部書，其中傑作當然不少。我想中國新文學之所以沒有成就的原因，不外乎是兩次革命都沒有怎樣流血，使作家找不到偉大的場面可以描寫；而政府方面，又沒有什麼文藝政策，以鼓勵督促文人去多多從事著作。蘇俄的情形便不同，當布爾塞維克握到政權以後，就在文學界中抓住了那最左的一派——即當時的未來派，作為他們的宣傳工具；後來因為知道依賴別人之不可靠，便自己進行創造一種新文學，來迎合新時代的要求。加之，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允許私人企業，書店發達，出版便利。同時內戰既已結束，而當時一部分青年作家，放下兵器，得從容坐到書案前來整理他們在紅軍中作戰時所親歷的豐富題材。因此初期的許多偉大作品，就產生出來了。

第二期的蘇俄文學，在時間上約莫是從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短短的三年間，所以不妨說它是內戰文學的時期。從那以後十年間的蘇俄文學題材，還是以內戰為主，而描寫革命和革命的意義的那種新文學，也就隨之而興。所以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讀到忠實的內戰的描寫，游擊戰的情形，一九二一年大飢荒的慘狀，以及蘇俄各地的紀行和游記。

那慘酷的內戰的經驗，使得蘇俄的青年作家，對那最可怕的慘狀都很冷酷無情而無所畏。

意，所以他很能用一種漠不關心的冷靜態度，來描寫那些慘不忍觀的事實。如伊凡諾夫在空虛的亞刺伯一篇故事中，寫東俄飢餓的農民被迫去吃人肉的那種殘忍的事，侃侃而談，儼然無動於衷的樣子。

在第二期中並沒有什麼長篇偉構，都是一些短篇小說之類；自從一九二四年以後，長篇小說才在蘇俄文學中顯露了頭角，得到一個壟斷的地位。而同時所謂蘇俄文學，才有了它的堅實的基礎，得以與舊俄的那些大家的名作抗衡了。

長篇小說作家之中，以一卷靜靜的頓河一舉而成名的是碩洛霍夫 (Mikhail Sholokhov)。這篇小說是描寫大變亂中的哥薩克的生活。他的章法，有點像是效法托爾斯泰，所以可以說是一部哥薩克的戰爭與和平，不過加了一點革命的色彩進去罷了。此書共四卷，現在先後都已出版了。碩洛霍夫這部大作，博得了不少的贊美，可說是蘇俄文學的一大成功，連高爾基也同意把它作為一部歷史小說看，幾乎不讓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專美於前。其中人物許多是用的真姓名，引證的文件也大都是實在的。它可以作信史讀，因為作者的態度是不偏不倚的，他並不說每個紅軍的兵士都是英雄，也不說白軍全是壞蛋。革命軍中固多英才，敵人營中亦不少健將，作者純以第三者的立場來敘述，不夾雜一點偏見和主觀；所以特別具有歷史的價值，與宣傳作品迥然不同。碩洛霍夫的作品，在外國一樣地得到不少的讀者，就是因為他描寫的忠實。

碩洛霍夫的第二部偉構，便是這兒譯出的被開墾的荒地。這部小說第一卷已經出版了，第二卷也將完成，單就第一卷看，已經有它不可磨滅的價值，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有了譯本。這部小說被視為五年計劃的文學作品。內容雖沒有他描寫靜靜的頓河那樣細膩，那樣活現，然而對於強制的集體農場制度，却有一種有力而動人的刻畫。其中大多數的人物，仍然是哥薩克，另有一個列寧格勒的工人達威朵夫，是黨裏派去的，他的共產心理狀態，却和那些哥薩克的，成一個尖銳的對照。

此書的題材是以蘇俄一九三〇年前後所行的集體農場制度為中心，純粹寫的農村生活和農民的心理。尤其是當私有制度突然改變為公有制度的過程中，農民所有的那種矛盾錯亂和恐怖陰毒的心理，作者都能在他們的言行上如繪地描寫出來。人物的創造，作者尤有過人的技巧。除上述的共產黨工人達威朵夫以外，還有代表共產黨的左翼分子拿古立諾夫，農民則有奧斯特洛弗諾夫，這些都是當時的典型人物。

但這書中的人物，都還是凡人，並無英雄，也許作者原想把達威朵夫作為一種革命英雄氣質的化身；可是這個工人在這小說中也並沒有顯露什麼了不起的英雄本色。總之，這不是一本英雄傳，而只是一副真實的革命後蘇俄農村的圖畫。關於這小說中故事的如何展開，作者筆致的如何生動，我想也無庸多說，還不如讓讀者馬上就開始讀他的本文，直接去欣賞好了。

錢歌川

一九四二年十月

被開墾的荒地

一

冰雪開始溶化的正月之末，櫻桃園的氣味是很香的。在靜的中午，倘使有溫暖陽光照着的話，便可以覺得那種悶鬱的，很難感覺到的櫻桃樹皮的氣味和那溶雪的氣味混合着地上的餘雪和枯葉，經過了殘冬，也和着泥土孕育出來一種又強烈，又陳腐的氣味。

這種微妙的複雜的氣味，一逕在空中飄浮流動着。直至黃昏，直至那新月一鈎穿透了枯林，直至那野兔出來在雪上留下點點腳印。

到了這個時候，那從荒寒的大草原吹來的風，便把被嚴霜打枯焦的草味，吹到園子裏面來，把白日裏這些香味和聲息都給蓋住了。同時，黑夜從東方走來，掩蓋了苦艾，掩蓋了莽原的雜草，掩蓋了一望無際的牧場，掩蓋了犁後的田野，就如一匹牝狼一樣，黑茫茫地，無聲無息地在走過的地方都留下腳跡，黑夜也在走過的地方留下了黑暗的陰影。

*

*

*

*

*

一九三〇年一月的一個晚上，有個騎馬的人從緊靠田邊的小道走進格黎穆池·勞閣村。

在小河旁邊他勒住了疲倦的，腋下捲毛生了霜的坐騎，跳下了馬來。狹窄的衚衕兩旁層層密密的果園頂上，像島嶼模樣的一簇簇的白楊梢上，高懸着半輪明月。衕衕裏又黑又靜。在河那岸有一隻狗在吠着，黃色的燈火在飄盪着。騎者用鼻孔深深的吸了冷氣，不慌不忙的摘下了一隻手套，點上了煙，以後拴緊了馬肚帶，手指頭伸到馬鞍的墊子底下摸了摸潮溼的，冒了熱汗的馬背。他這個大個子，一翻身跨上了鞍子，策馬渡過這個冬天也不封凍的小河。馬掌踏得河底下的圓石頭鏘鏘地響，它一邊走一邊想伸頭去喝水，可是騎者趕了它，馬呼呼的喘，走上了低矮的河岸。聽到迎面來的爬犁和人聲，騎者又勒住了馬。馬也被聲音驚動，豎直了耳朵，回過了頭。籠頭上的銀質轡鈴，和哥薩克式的高大鞍橋上鑲的銀邊，映到了月光，忽然在黑暗的衕衕裏放出一道刺目的光亮。騎在馬上的人把韁繩放到了鞍橋上，急忙的戴上了掛在肩膀後邊的哥薩克式的駝絨風帽，蒙上了臉，策馬飛跑。走過爬犁以後，又照舊常步走，可是風帽却沒有摘下來。

進村莊以後，問了過路的女人：

——喂，嬌娘，告訴我，雅克夫·奧斯特洛弗諾夫住在那裏？

——雅克夫·魯刻子麼？

——正是他。

——楊樹後邊就是他的房子，瓦蓋的，看到了麼？

——看到了，謝謝。

騎者在瓦房跟前下了馬，把馬牽進了角門，用鞭子柄輕輕的往窗上敲了一下，喚道：

——老板！雅克夫·魯刻子，出來一會。

主人光着頭，披着長袍，走出了，下了臺階，細看這個客人。

他的兩撇灰白鬍子笑嘻嘻的，問道：風吹來了什麼人？

——魯刻子，猜不着我是誰麼？留我寄宿一夜。馬安放到那個暖和地方好哇？

——親愛的同志，想不起來。你是從區執委來的麼？是從土地課來的麼？有點猜到了，聽你的

聲音我覺得好像認識的樣子……

這個陌生人掀起風帽，微笑着說：

——記得波洛夫策夫麼？

雅克夫·魯刻子猛然驚怕地向四週張望了一下，臉色嚇得發白，低聲說：

——大老爺！您從那裏來？上尉老爺！我就去把馬安置好……我們把它放到馬棚……過了

多少年了啊……

——你……你小聲一點！多年不見了……你有馬衣麼？你家裏沒有外人麼？

客人把韁繩遞給了主人。馬，懶惰的聽生人的手牽着它走，伸直了頸頸，高高地仰了頭，無精

打采的拖了後蹄，朝馬棚裏走。它的蹄子鏗鏘的踏響馬棚的地板，聞到生馬的氣味，嘶了一聲。生人的一隻手按到了它的鼻梁骨，另一隻手輕快又小心的從馬嘴裏解下了無味的鐵嚼子，馬就感謝似的奔着忙去吃草。

——肚帶我給它解開了，叫它暫且背着鞍子站一會，等等涼了汗以後，再去卸下鞍子——主人這樣說了，關心的用放涼了的馬衣蒙上了它的背。而自己伸手去摸了摸鞍子，看馬肚帶拴的鬆緊，就判斷了客人是從遠處來的，並且這天走了不少的路程。

——雅克夫·魯刻子，有沒有餵馬的料？

——有點。等我飲了它以後，就給它添料。請到屋裏坐，我不知道現在怎樣稱呼您……照以前那樣稱呼麼，我已經不慣了，並好像也有點不大方便……主人在黑暗中不好意思的樣子微笑了，雖然他知道，他的笑容是沒人看到的。

——就稱字吧。沒忘麼？——客人先走出了馬棚，這樣的回答。

——怎能够忘呢？跟德國打仗是在一塊，又一塊打過這個……亞利山大·安尼西莫子，我常常想起您。自從在腦渥落西斯基和您離別以後，一點音信也沒有。我想你一定和哥薩克們一塊坐火船到土耳其去了。

走進了燒得熱烘烘的廚房。客人摘下了風帽和羔羊白皮帽，光了長得不端正的大腦袋，頭

頂上有極稀的淡黃頭髮。他從自己狼形的上額下面，向屋裏邊上下左右望了一眼，在深深凹下的眼眶子裏的兩隻淡青明亮的眼睛笑嘻嘻地閉成密縫，朝板凳上坐着的娘兒們——女東家和兒媳婦，鞠了一躬。

——娘兒們，好哇！

——『謝天謝地』——女東家拘束地回答了他，兩眼釘着丈夫，像在問：『你領來的是什麼人，應該怎樣去接待他？』

——收拾晚飯——東家這麼乾脆地吩咐了，就請客人到裏屋去就席。

客人吃着豬肉白菜湯。有女人在旁邊，他談講天氣，談講他的同事的。他的又長又大的，好像石頭鑿成的下巴，動的很費力，他嚼得很慢，很沒有精神，好像疲乏的臥牛。吃了晚飯以後，他朝插着陳舊的紙花的聖像禱告了一下，抖擻了瘦得不合身的托爾斯泰裝上的麵包屑，他說道：

——雅克夫·魯刻子，謝謝你的好意！現在來談談心吧！

婆娘和兒子媳婦忙着收拾了桌子，遵了家長的眼色，走到廚房去了。

二

區委書記有點近視，動作也很迂緩，坐到了桌子旁邊，斜望了望達威朵夫，然後讀他的文書，

眼睛擠成縫，下眼皮堆出囊形的皺紋。

窗外邊，風吹得電線嗡嗡地響，欄杆上拴了一匹馬，有個喜鵲正在馬的脊梁骨上走着，並在啄什麼東西。風吹開它的尾巴，吹得它飛起來，可是它又重新落到了那匹對一切都不關心的枯瘦的老馬的脊樑骨上，它拿兇殘的眼睛，得勝的姿勢向四週張望。碎雲低低地飛過村頂。有道日光從雲縫裏斜射下來，閃出了一塊夏季樣的藍天，在這瞬間，從窗戶可以望到的頓河的曲線，河對岸的樹林以及遙遠的阜嶺帶着天際微小的風磨，組成一幅清幽宜人的圖畫。

——你是因病逗留在羅斯道夫？好吧……其餘的八名『二萬五千特派員』三天以前已經到了。開過了羣衆大會。各集體農莊的代表們迎過他們。——書記思索的樣子咬了嘴唇，說道：——現在我們的環境特別複雜。在全區，集體化了的只有百分之十四又八。而大多數是『共耕社』。『土豪』——富農，對國家要採辦的糧食，還有欠帳。需要人材，需要得利害！集體農莊寫信要派來四十三名工人，而只派來了你們九位。——他的厚眼皮下的眼睛又拿一種新的神氣，長久地考驗的樣子看了看達威朵夫的腫人，似乎在估量這個人能幹什麼。——那麼，親愛的同志，你是銅匠麼？很好！你在布吉洛夫工廠幹了很久嗎？抽烟吧。

——從退伍以後，九年了。——達威朵夫伸了手去拿烟捲，書記的眼色看到了達威朵夫的手背上的刺花，他那向外翻着的厚脣角上露出了笑容。